

文化观察

朝入青山暮泛湖

□陈志宏

“功遂身退,天之道。”老子此言,道尽人生进退的智慧。回想半生,少时总嫌童年漫长,一心盼着快快长大;待到步入职场,奔波半生,又日日盼退休。一代代人皆是如此,不满当下、向往远方,这何尝不是一种心态上的循环。带着这份思索,我翻开作家冯敏飞新书《古人退休那些事儿》,试着从历史中探寻退休生活的模样。

此书选取白居易、王安石、赵构、海瑞、张廷玉等八位典型的历史人物,全景式描绘他们的晚年生活,是一部中国式“退休生活规划启示录”。不同于一般历史人物传记、职业传记,作者角度一新,笔锋一转,聚焦古人的生活,尤其是退休生活,为他们立“生活传”。

退休是职场的终点,更是生活的转场。此书大致梳理了古代致仕制度、退休年龄与官员待遇,让我们一窥古人退休的真实样貌,领略古人的处世智慧。作者通过讲述古人的退休故事,进而消解职场与晚年焦虑。人生最难的不是进取,而是懂得与自己和解,适时退场,守本心、知进退、懂取舍,方能从容走好人生后半程。

后人常用十二个字概括张良传奇一

生:少年游侠,中年游宦,老年游仙。他的人生糅合了侠客的快意恩仇,以及儒家的人世担当、道家的出世超脱,成为后世无数文人墨客向往的理想生活范式。退休后,做一个快乐的游仙,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,大诗人李白也孜孜以求。

正如冯敏飞在开篇中所言,“古代许多高官都没有多少退休生活可言”。比如北宋大臣郑居中病逝于任上,并未享受到退休生活;南宋学者朱震亦无退休后离世的相关记载;清朝“浓墨宰相”刘墉八十五岁仍坚守岗位,宴请宾客后当晚无疾而终。

古人有幸退休后,会如何开启人生新旅程呢?冯敏飞笔下那些得以安然退休的古人,晚年生活图景大致可归为:心系朝廷、热心公益、营建园宅、寻求归宿、读书著述、书信应酬、疗养身心……细看下来,这些情形暗含一个铁律:越是主动选择退场的,越能活出滋味;越是被迫离席的,越难寻得从容。

比如白居易,退休后常着白衣、拄拐杖漫步香山,自号“香山居士”。饮酒、抚

琴、赋诗,皆是心之所好,这才算真正意义上的退休,安然享受生活。

而“心系朝廷”者,人在江湖,心在庙堂。帝王时常征询其意见、问计问策,看似备受倚重,实则从未真正脱离公职。这样的退休,不过是换了一处地方继续履职。

冯敏飞笔下的人物各有风骨,退休后的安享闲适,有的退而不休,有的低调自保,有的心系家国,也有人一生谨小慎微,只求晚年安稳。王安石变法失意后居半山园,以诗书疗愈心境,于笔墨间安放初心;刘伯温、海瑞退而不休,始终牵挂家国,将余热倾注于民生;郭嵩焘一生睁眼看世界,退休后“负独醒之累”,晚年孤寂前行,坚守著书初心。

书中最让人慨叹的,是朱元璋赠刘伯温的那句诗:“先生此去归何处,朝入青山暮泛湖。”退休之后,若能清晨入山寻幽,黄昏泛舟湖上,是何等逍遥自在?只可惜刘伯温未能如愿,晚年遭人构陷,被召返京城,最终抱病离世。

冯敏飞在书里点到为止,没说破的道理,我倒想说破:退休的本质,从来不是年

龄到了、工龄满了,而是真正拥有支配生活与时光的自由。

今天看来,张良的人生三部曲,依然动人。只不过大多数人困陷“游宦”之境,离做一名自在的“游仙”相距甚远。我们盼退休,盼的不是无所事事,而是向往那种“朝入青山暮泛湖”的自由自在、随心所欲性。

合上书本,不由想告诫自己,与其盼望快进人生,不如学学古人,认真过好当下。心中常存一片青山、一湖烟波,无论身处人生哪一段旅程,都能守住从容,觅得自在安然。



《古人退休那些事儿》冯敏飞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世事犹如书籍,一页页被翻过去,人要向前看。



俗世里的滚烫诗行

□康志远

难以想象,一位只有初中学历的底层女工,在北京一边从事繁忙的家政工作,一边追逐文学梦想。白天她是人群里不起眼的家政女工,打扫房间、洗衣做饭、照看小孩……忙得不可开交;闲暇之余,她化身梦雨(笔名),在手机上敲下文字,最终完成了二十万字的非虚构著作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。这位在俗世里书写滚烫诗行的追光者,便是李文丽。

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全书可分为“我在北京做家政”“我和姐妹们”“来处与归途”三大板块。

漂泊的孤独与工作的焦虑,让这些背井离乡的家政女工格外渴望拥有一方心灵栖息的家园,而“鸿雁之家”与文学小组正是这样的地方。李文丽在书里形容“鸿雁之家”是家政女工的“避风港”,在这里不称负责人为老师,而是以姐妹相称,一同排练文艺节目,相互倾诉心事,组建写作小组,甚至机构还会主动帮扶陷入困境的家政女工,为她们讨来拖欠的工钱。文学小组里,则是一群围坐,品茶吃水果、分享文学话题。这里没有身份高低,只有对文学最纯粹的热爱。“鸿雁之家”与文学小组成了女工们文学梦萌芽的沃土。体力劳动并不能定义人生价值,平凡的日子也能绽放出鲜艳动人的文学之花。

作者在书中回顾,早年因丈夫车祸小腿截肢,她不得不独自扛起家庭的重担,辗转于形形色色的雇主之间,但生活的苦难没有磨灭她眼里的光,她依然坚持写作与绘画。正如她在书中所说:“生命有时候是那样短暂,是那样脆弱,而生命又是那样鲜活,那样动人。”人的脆弱与勇敢超乎想象,有时一句关心的话就能让人泪流不止,有时我们在黑暗中仅凭一点光亮就已走了很远的路。再回首,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村上春树在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写道:“当你穿过了暴风雨,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。”这番破茧成蝶的经历,正是女工李文丽蜕变为作者李文丽的真实写照。

作者在《分享会》一章里写道:“是文学让我去到了更多的地方,看到了更大的世界,见到那么多灵魂有趣的人们,并和他们连接在一起。”范雨素、小海、郭福来……一位来自文学小组的普通务工者,在体力劳动之余,坚持记录生活,通过写作实现从被动生存到主动追求理想的转变,真正的贫瘠从来不是物质上的匮乏,而是精神上的荒芜,无论世事如何变迁,人一定要有所坚守,有所热爱,热爱可抵岁月漫长!

同样在使用手机,有人用它来消遣时间,有人却用它构建起文学王国。认真过好每一天,命运自会给我们准备惊喜。

总而言之,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既是一幅家政女工的都市浮世绘,也是一曲平凡人追梦的励志之歌。生活处处有诗意,一句话、一片落叶、一本书,都能带来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!作者在用她的故事告诉我们:不必羡慕他人,每一个全力以赴的人早晚都能迎来自己人生的春天!



《我在北京做家政》李文丽著 读者出版社

独立书评

五味杂陈的青春之歌

□张家鸿

回望从十八岁到二十八岁的艰辛岁月,善于苦中作乐的陈建功,能够在逆境中拾掇出许多有价值的片段。这正是文章读来不那么沉重的重要缘由。血泪交织的日子里,并不只有苦难与痛苦。他讲述温情,谈论爱情以及那些相伴一生的兄弟情,情到浓处字字真切。

在进入煤矿前后的岁月里,在煤矿生活的方寸天地间,诸多值得回味的点滴,在被陈建功写下之前,早已被他珍藏于心,历久弥新。骨折休养的那段日子,若无张师傅耐心陪护,陈建功一定无法顺利康复。除了吃饭、如厕短暂离开,这位质朴的老人始终守在受伤的年轻人身旁。“他每隔一小时帮我翻一次身,用酒精擦我的后背,怕我生褥疮。每天晚上,他都打来热水,一把一把拧干毛巾,一点一点替我擦净身子。”彼时吃吃喝喝只能卧床,一旁照料张师傅,脸上总带着慈祥笑意,没有丝毫不耐烦。

下井挖矿不幸身受重伤,人生陷入困顿。倘若就此一蹶不振,又何来逆流而上的精气神?文学带给了他力量,凭着满腔热爱,他笔耕不辍,作品接连发表。后来考入北大,终于走出属于自己的文学之路。回头来看,倘若没有众人当年的帮助与理解,或许就不会有那些动人的文字。在万般情愫里,感恩是陈建功笔端最浓烈的情感。

尤其令人感念的,是作家浩然给予的指引。读完陈建功的《“铁扁担”上任》,浩然坦言,情节的出人意料,应当服务于人物性格的塑造,情节起伏之外,更要着力展现人物的内心与品性。尽管后来许多人对浩然及其作品多有议论,但陈建功始终牢记这份教诲。浩然的提点,是对文学创作最直接的助益;女友的理解、张师傅的关爱,则是无声的支撑。直接相助也好,默默陪伴也罢,于他而言都不可或缺。

书中的语言风格也颇具特色,文字里不乏自嘲、戏谑与讽刺。这让他的自传式书写不再沉闷滞重,反倒多了几分灵动气韵,读来令人泪中带笑。

他写到早年去岳母家主动帮忙烤鸡,全聚德烤鸭向来讲究片皮一百

零八片。“可我片子不能说‘片’,说‘剔’更准确:我连鸭脖腿儿鸭肋骨得肉丝儿都扒下来了,虽有碍观瞻,出肉之多却出乎意料。”第一次剔鸭,一旁的小舅子打趣道:“哟,今儿这一只鸭子,顶得上往常两只!”众人闻言开怀大笑。字里行间,是如今的陈建功回望当年的满满温情。人生只有一段过往,书写往事,便要对自己曾经的自己,这份态度,足见他待人待己的赤诚。回首往事,真诚是他不变的坚守;展望前路,真诚亦是必然的选择。

文中谈及的写作心得,也值得广大写作爱好者借鉴。即便在当年,他只是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,这些切身感悟,时至今日依旧不曾过时。他写道:“他们那浑不吝的戏谑,是面对命运的解药。我甚至听出了这粗俗中的好意。他们从来不会虚头巴脑地客套,更乐于在嬉笑怒骂中表达友情。”面对文化程度不高的矿工群体,陈建功从无轻视之心,反而看见他们身上闪光的品性与纯粹的善意。他书写这群身处底层的普通人,颂扬困境之中难能可贵的人性光芒。

与此同时,关于文学的诸多思考,也始终贯穿在他的青春岁月里。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是一句真挚的呼唤,期盼世间多一分理解与关怀。这份期盼,他已然亲身拥有。文中所说的“脏”,是劳作之后满身尘污的外在模样,绝非灵魂污浊。粗陋的外表,从未遮蔽内心的澄澈。常怀自省之心,灵魂便永远干净纯粹。



《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》陈建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书卷有情

旧书如陈酿

□曾德涵

二十几年前装修房子时,书架是我执意要在角落里留下的,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,囊中羞涩,却笃信这辈子与文字有缘,想给文字留个位置。如今二十余载弹指而过,当初的墙面已微微泛白,唯有这个角落,被岁月填得满满当当,住着的多是旧书,宛如陈酿。

那天偶然瞥见认真读过的一本老书,尘封的记忆瞬间被点亮。轻轻拂去灰尘,我仿佛看见儿时那条幽深的小巷,看见那个为一个字眼纠结半天、浑然忘我的少年郎,正隔着几十年的光阴,从泛黄的书页间探出头来,一如往昔。

其实,所谓好书,我早已忘了是哪阵风把我吹到它的,只记得初见时,便被那方寸之间的文采与趣味俘获。它像一面镜子,照见我文字根基的浅薄,也治愈了我多音的焦虑。书卷的情义,从不只因作者的才华和名气,更多时候,只是普通人用书当舟,渡自己,也渡他人。

我生于乡野,长于阡陌。农村小学留给我的,不仅是田埂上的纯真,还有那首烙印深刻的一口顽固“地瓜腔”。母亲常说:“你姐拼音好,是运气,遇上了没口音的老师。”我深以为然,也因此自卑。正是这份自知,让我对书有了近乎虔诚的依赖——现实里,n与l,f与h在我口中常常纠缠不清,但在书里,它们界限分明,秩序井然。是书,给了我秩序与底气。

后来,习惯了在烟火里修篱种菊,在冥想与独处中寻找缝隙。我享受那种“与孤寂握手言欢”的状态,就像儿时时在村口,蹲在老树根下就着夕阳悠悠地啃甘蔗:我自倾怀,君且随意。

随着书读得多了,笔下自然也有了些许变化。初中时有件趣事至今难忘:一次考卷作文写得不甚满意,时间却不够重写了,我心一横,索性在文末自我剖析,写下自评。那位慈眉善目的语文老师,竟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作文,叹曰:“老夫耕耘教坛数十载,头回见学生给自己的文章写评语,且评得中肯。”那一刻,我知道书卷之气已悄然渗入骨血,不再是装饰,而是底色。

近些年承蒙几位文学指路人的鞭策,我也试着以心为笔,以情为墨,应约涂抹了几篇拙文。虽偶有火花照亮庸常,但我深知:文章不过是两千多常用字的

排列组合。我这点火候,既不敢妄称“写作”,更非以此谋生,至多算是“烟火里谋生,文字里谋心”。

如今书架上的书,纸页泛黄,边角卷曲,像被时光染上了淡淡不一的秋色。它们是书房里沉默的老友,在时光里,却站成了我生命的旁注。每当我敲键盘敲到指尖麻木,担心提笔忘字、辜负仓颉造字的苦心时,总会回头看看它们——它们安静地立在那里,便是一种心安。

然而那天,我要找本书翻阅,居然发现一撮细碎的纸屑。我真的忍无可忍。可恶的老鼠,竟钻进书隙啃咬。鼠辈不识字,何故啃我书?是想读读《诗经》里的“硕鼠硕鼠,无食我黍”?还是想在我面前证明“鼠不可貌相”?可怜几本老书破了相,着实郁闷。转念一想,倒也释然。连老鼠都惦记的书,大约是真的有韵味罢。

老书如陈酿,翻开,便是岁月在低语。本是寒门乡野之人,却得几分书卷相伴,已是莫大的福分。月初,天已暮。不求文似看山,只愿词能达意。半世荒唐半世癫,人情练达即文章,书卷有味即清欢。如此寡心清寂,甚好。

时光走笔,岁月成章。书卷有情——有情在陪伴,有情在滋养,有情在那一页页泛黄的纸间,藏着一个少年从乡野走向远方的全部秘密。



(CFP图)

精彩书摘

●是麦子,就会生出锋芒;是麦子,就该拥有对着太阳揭竿而起的力量。
——杜永利《麦子喊了我一声》

●你以为很多事是可以重复的,还有下一次,但你错了,包括你儿时的万花筒或纸飞机,抄作业或买糖果,早就是此生的最后一次。
——韩少功《日夜书》

●有人说,味道和记忆捆得最紧,它让时光变得生动。
——木苏里《全球高考》

●繁花落尽,我心中仍有花落的声音。一朵,一朵,在无人的山间轻轻飘落。
——席慕容《桐花》

●我将融入剧烈争斗的大人世界,要在那里孤军奋战,必须变得比任何人都坚不可摧。
——村上春树《海边的卡夫卡》

●我愿意像茶,把苦涩留在心底,散发出来的都是清香。
——汪国真《独白》

●而我总是想起你,你比宇宙璀璨,你比时间具体。
——曹韵《你比时间具体》

●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,向时间致歉。
——辛波斯卡《在一颗小星星底下》



《见怪不怪》

内容简介:

这是一本游走在学术考据与趣味解读之间的中国妖怪学随笔,视角扎根人间烟火。那些蛰伏在灶台边、门缝间、旧器物中的家宅精怪,是中国妖怪文化最本真的根脉所在。全书甄选一百三十余种家宅精怪,从《白泽精怪图》《搜神记》等古籍史料中溯源还原。它们并非凶戾可怖的异类,而是与人间共居屋檐的烟火“邻居”:笤帚通灵、古井蛊魅,寻常器物的细微声响,皆被赋予灵性跟故事。



栾保群著 阿梗绘 清华大学出版社

内容简介:

《克旗羊信》是漫画家优癖“草原志怪”系列中极具人气的经典篇目,改编自马伯庸同名短篇小说,首次以单行本漫画形式出版。此书以独立完整故事呈现,从草原小牧童与老者齐日麦的偶遇落笔,电影镜头般的分镜缓缓铺展。优癖以细腻分镜、留白氛围感,将草原的凛冽苍茫、传说的诡谲神秘、人心的执着坚守,融进每一格画面。以黑白笔墨打撈草原民族隐秘记忆,让读者在寒凉与温情交织间,触碰草原文明的精神内核。



马伯庸原著 优癖 编绘 湖南文艺出版社